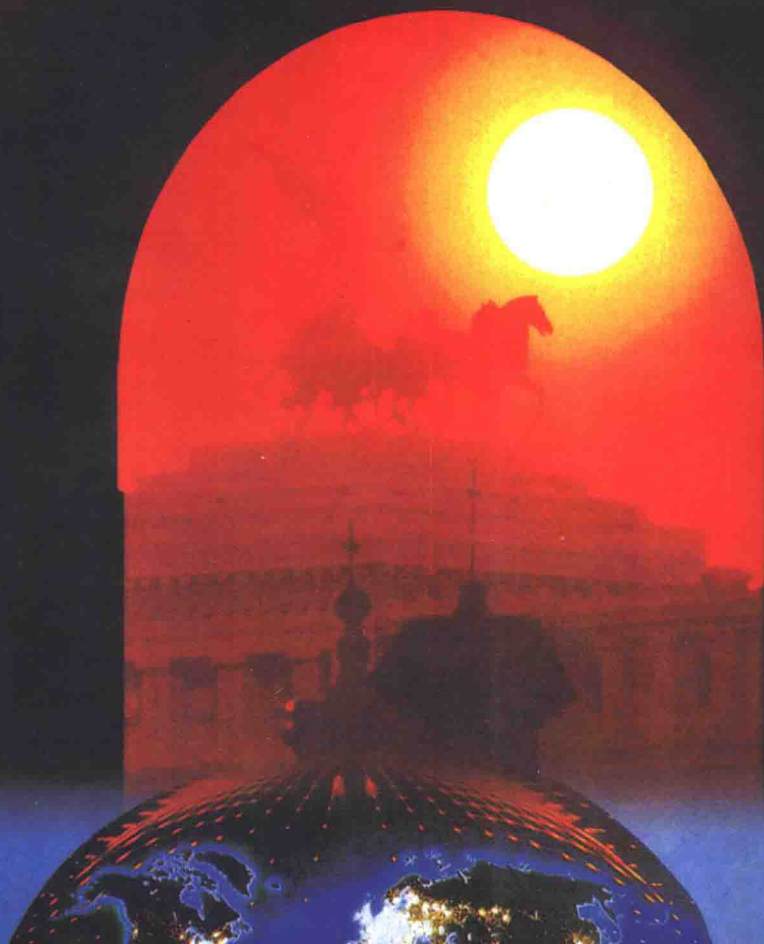


苦旅

鲍光满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苦 旅

鲍光满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旅/鲍光满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10

ISBN 7-106-01189-4

I. 苦… II. 鲍…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9061 号

责任编辑:高 伟

封面设计:景 林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北京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5

字数:372000 印数:10001—15000 册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ISBN 7-106-01189-4/I · 0122 定价:24.00 元

目 录

一、踏出国门	(1)
二、英雄与美人	(8)
三、挺进俄罗斯	(13)
四、留守女人	(19)
五、在莫斯科居然当了几天大款	(25)
六、她跳到海里去	(31)
七、潇洒莫斯科	(40)
八、初识王燕	(59)
九、开始打工	(70)
十、情洒北戴河	(81)
十一、解脱桎梏	(91)
十二、天无绝人之路	(104)
十三、生意场上初试锋芒	(110)
十四、在英特家我找到了感觉	(121)
十五、赚钱没有一帆风顺	(130)
十六、在国外也有愉快	(145)
十七、他的前妻成了女大款	(151)
十八、想娶德国女人	(162)
十九、想扩张的女大款	(173)

二十、多瑙河畔的老大	(181)
二十一、前妻的事业蒸蒸日上	(192)
二十二、匈牙利不成，法兰西试试	(197)
二十三、国内反而成了朱门酒肉	(208)
二十四、巴黎情怀	(214)
二十五、向德国中部突围	(235)
二十六、大制片人	(247)
二十七、打架，赌博，红灯区	(259)
二十八、为了工钱跟头儿玩命	(274)
二十九、中餐馆打工	(286)
三十、匈牙利来客	(297)
三十一、赌 博	(302)
三十二、和意大利人打交道	(312)
三十三、巴黎小姐回来了	(331)
三十四、德国麦当劳里的伙计	(339)
三十五、跨国公司	(368)
三十六、打工，把人累成一条狗	(375)
三十七、归 国	(401)
三十八、不知所以	(410)
三十九、血溅布达佩斯	(421)
四十、倒 闭	(431)
四十一、无巧不成书的聚会	(441)

一、踏出国门

列车驶入蒙古境内，二连浩特的国门就算甩在身后了。车厢里顿时骚动起来，激动得雀跃的人们来回穿梭，仿佛监狱里的犯人刚刚听了国家颁布的特赦令。连包厢里上车那会儿自称是清华大学副教授的那位文质彬彬的书生，都缩着脖子，在别人看来是猥琐，在他自己看来是相当斗胆地说了一句：“如今可算是自由了。”他本想附和众人的情绪，反而遭到人们的厌恶，这种被养得白白胖胖的文人，中国绝对不会欠他什么，这是1992年春天，不是国民党逃往台湾那会儿。

彭勃躺在床上不动，望着上铺的铺底，他没有心情去厌恶什么，此一去谁知是不是跳入火坑也未可知，他在思考类似这样的问题。位于彭勃和那文人对过的上下两铺的是一对母女，母亲三十五岁的样子，秀气似少女般的马尾发让人很难判断是否结过婚，然而，令人叹惜的是，她的确结过婚，并有个女儿，女儿十二三，也许是那做母亲的长得年轻一些，又颇具姿色，猛一望去外人以为她们是姐妹俩。这会儿颇具姿色的母亲怨怨然不时睨着彭勃，敢怒而不敢言地生着闷气，可怜兮兮地让泪水浸满了眼睛。那文人虽说是男子汉，在这种场合下竟不敢吭一声。做母亲的这阵儿有些懊悔，上车时不该那么愣地质问，她忘了这是中国列车，在礼貌问题上想讨回点公道简直是太天真。不过那位大高个也太不像话，把整个包厢里所有空余地方都用行李填满，当然不怪自己光火：

“像话吗，还有没有点道德，我们两张票，却没地方搁行李，一点文化也没有。”

做母亲的见彭勃没搭理自己，嘟囔起没完没了。彭勃当时正想

踏出国门

下车去和与自己告别的亲朋们再道声再见，听见那老太婆一般没完没了的牢骚，怒了。

“文化？”彭勃嗤了一声，“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做母亲的还追问一句。

“蹬一三一轮一车的！”

愕然，做母亲的当即就被他的气势吓瘫了，那女儿干脆哭了起来，眼泪几乎喷射性地往外涌。母女俩顿时形成相依为命状，仿佛有谁要对她们施以强暴。彭勃没想到对方如此不堪一击，自己也打了一下愣。他本想安慰几句，又怕家人在下面等得发急，犹豫片刻后便朝车门口走去。

“车厢的人都见到了吗？”前妻赵薇关切地问。

“都见到了，挺好的。”彭勃吭吭哧哧地回答，虽说他们离婚才几天，可这时说话像别扭了一辈子似的不自然。

“你们在一起要坐五六天的火车，一定把关系搞好。”赵薇说完，塞给他两瓶红星二锅头。“听说俄国人喜欢这个，也许能在路上派个用场。”

“嗯。”

彭勃言不由衷，心思自从签证下来那天，就已飞到了西方世界，要不是为了节省点钱，早就坐飞机了，到德国，十个小时，何至于要在火车上玩七八天的命。

“快回车厢吧，还有几分钟就要开车哩。”

赵薇看出他的心思，十来年的夫妻，知道他这会儿陪着大家受罪。彭勃就坡下驴，庄重地和每一位亲朋好友握手告别，又合了一张影，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他们。登上列车车门，他蓦然回首，又把大家望了一眼，这一回，他是真的有点舍不得。

整整一个白天，彭勃在车厢里躺着，直到二连浩特边检。他始终在想着一类问题——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怎样勇往直前闯世界。那母女俩和文人不知他在想什么，以为还在生气，担心这大个头随时会

发作，于是车厢里的空气便紧张了一天。大凡人们都是这般，头回出国，就跟大姑娘上轿子一样，心里没底。老公是什么样的人，怎样的脾气秉性，做新娘的心里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自己算是被扔出去，爱谁谁。出国何尝不是这样？那是个从制度、文化、语言到肤色和自己完全不同的国家，自己什么都不了解，愣不叽叽就往那钻，成功率能有多少？彭勃觉得自己此刻如同麻将桌上的骰子，掷出去有六种可能，未必是自己满意的数儿。要不是自己做小买卖亏空了，背了点债务，谁愿意跑到别的国家去捞世界？没办法，硬着头皮闯吧。于是，学了两个月德语的彭勃，就准备和日耳曼民族对话，也只有中国人能做得出来。其实，最让彭勃担心的还不是出国问题，反正自己光棍一条，俗话说光脚不怕穿鞋的，没什么亏吃。他最头疼的是和妻子赵薇订的君子协议。他俩虽然都在离婚书上签了字，可大家都给了对方一年时间以观后效。彭勃的意思是一年之内自己要是能混出个人样来，就回来把家再重新织上。赵薇也就横下一条心，在后方死等丈夫。其实他们都想错了，这是90年代，当维系着婚姻关系的桎梏被打开，就由不得你了，这始料未及的结果乃是后话，反正彭勃躲在卧铺上把脑浆子想凝固了也没设计出未来是怎么回事儿。

进入蒙古境内不久，彭勃知道这会儿了想什么也没用，爱谁谁吧。眼前邻里关系还是要搞搞清楚，便腾地站起：

“大姐，你看这行李怎么办？我可以把我的东西从上边拿下来，也可以帮你装上去。”

当妈妈的那忧怨的眼神顿时变为惊异，过后明白了对方的意思，颇有些感激地瞧了彭勃一眼，再抬头看看上面塞满的行李，又瞅了瞅地下摆满的什物，叹了口气：

“算了，把你的东西拿下来，把我的东西运上去，包厢里还是填得这样满。过俄国边境时，就让人家检查我的吧，到时麻烦你帮我打一下包。你问问他吧。”做母亲的用嘴努了一下，意思是问问那文人。

彭勃一下子感动起来，检查行李，是让自己最头疼的事情，在他

的包里,有几百根珍珠项链。都说这工艺品在国外能换些银两,只不过携带不方便,有点走私的味道。有经验的人告诉过他,珍珠项链俄方政府明文规定不得超过二十根。他感到那母亲有意要承当些什么。

“就这样吧,搞腾起来也费劲。”来自清华的副教授哪敢和彭勃掰什么地盘,急忙讨好。

“那,我帮大家把东西归置一下。”

彭勃很快地就把地上的东西理顺了,好歹让出一条能过人的小通道。彭勃干的时候,那母女俩也不动弹,惊异地望着他利索的举动。这会儿的彭勃很真诚,力图不把别人的东西弄脏,更不能摔来摔去。干完后他抬头征求大家的意见,此刻那做母亲的不仅忧怨荡然无存,而且脸上分明挂着一一种钦佩。彭勃见大家没有异议,便再次躺在自己床上,继续他的“休息”。

“你们想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还有没有王法?”

隔壁包厢里传出一年轻女子的声音,颇有些悲戚、凄惨,更多的是透出无助的哀求。

彭勃听见了,躲在床上仍就不动,只是趁着翻身的当儿瞥一眼那当母亲的。她抱着女儿,很冷似地蜷缩在角上,俨然被欺负的像是她。副教授从外面打水回来,瞪了正在闭眼装睡的彭勃一眼,气呼呼地又像自言自语地叨叨:

“刚出国门,就无法无天了。”

“老,老樊,是旁边那位漂亮小姐?”当母亲的惶惶然,语气是再轻不过了,生怕殃及自己。

“从北京一上车我就瞧出5号车厢那两个小子不地道,早就盯着3号车厢的姑娘。这会儿到了三不管地界儿敢撒野了。满车厢的人竟没一个敢劝的,中国人呀,原来都这么蠢。”

老樊说完,和当母亲的交流一下眼色,当母亲的连忙制止了他,生怕彭勃有火反倒往自家窝里撒。

彭勃何尝不明白老樊有意用话激自己。他这会儿正在权衡着利弊。在当今这充满了世纪末躁动的时代，和目前已经行进在冲往自由世界的地方，自己实在没必要充当什么侠客英雄。萍水相逢，值不得玩命。然而，值得琢磨的是，还有五六天的时光，如今就乱成这样，如果不加以制止的话，以后几天的局面自己想控制也来不及。干，还是不干？他陷入了一种哈姆莱特似的犹豫。要说打，别说两个小流氓，就是再多几个，也不是咱们金刚力功弟子的对手。把威信树立起来，未来的几天本车厢就不会有人敢造次。只是担心自己行李里还有几百根珍珠项链。虽说出门前赵薇一针一线将它们绑在纸夹板上，然后根据行李箱的颜色买了块布把纸夹板绷在里面，放到箱子底，猛一看上去是只空箱。这架要是打起来，那两个小子跟自己没完，到了苏联边境把事情捅出去，让苏联人把自己轰下车可就惨了。要是不动手呢，当然也没人会指责什么，只是多少让人有些看不起，也白枉自己堂堂七尺须眉。

“我们就在你这儿坐坐。嘻嘻！”

“就是，咱们聊聊。”

“到了莫斯科谁来保护你？还不是我们。”

旁边包厢继续传来浪声浪气的话实在让人听了作呕。外头甬道上躁动的人们都成了缩头乌龟，顿时车厢内寂静了下来，仿佛森林里窜过来两只百兽之王。

“你们规矩点，别碰我。”又是那女子无望的哀嚎。

“还有好几天的路程，你不寂寞呀？”

“你们几位是不是出去一会儿？”

3号包厢内一阵混乱，门被打开，几位旅客仓皇逃了出来。其中一位躲到彭勃他们的包厢，脸都吓白了，屏声敛气地说：“他，他们后腰里有刀。”

进来的人几乎是按照哆嗦的节奏说完这句话的。有刀是合理的，否则撒野的人不会一句话就使别人屁滚尿流。

“让我出去，把你们的手拿开！”

显然那两个小流氓已经动了手。看见斜对过当母亲的气愤得双手掐住自己的头发并低下了脑袋，陷入一种毫无安全感、灾难迟早要降临到自己身上的绝望中，彭勃这才慢慢坐起来，问大家：

“怎么不去找列车员？”

“找了，列车员的门是关着的，敲也敲不开。”进来的旅客急忙解释，看来该想的办法是都想过了。

这么说，早就形成风气了？彭勃判断着。

“这还算好的，有几趟列车干脆明火执仗地抢。要不是探亲为省几个钱，我才不坐这趟列车哩。”那母亲说。

“此风不可长，还有几天路程哩。”

彭勃说完，将外套脱去，像运动员一般做了几下准备活动，这时他发现，另外几个人的眼神里透出一种盼他获胜的希冀和一种对英雄的渴望。特别是那做母亲的，激动得热泪盈眶。彭勃顺手抄起副教授上车时带来的半瓶燕京啤酒，拎着它来到甬道上。

“你，真的要去？”当母亲的突然有些心疼起来，在她看来，彭勃此时的举动，无异于八路军伤病员在敌人拷打全村百姓时的挺身而出。

彭勃心里十分快活，那个母亲此刻肯定原谅了自己上车那会儿的粗鲁。男子汉大丈夫有了这话垫底，就是刀山火海也要闯一把，何况区区毛贼乎？

“谁在那儿撒野呢？”

彭勃高声又像是懒洋洋地一声寻问，在别人看来就是狮子般的怒吼，全车厢的十来个包厢的门全打开，大家争先目睹这制止邪恶的场面。最后打开的是3号车厢，木呆呆看着彭勃的是两条大汉，从他们那惊愕的表情中看出他们对恫吓自己很不习惯，竟一时不知所措。那位姑娘趁机跑到彭勃身旁，被彭勃客气地让进自己的包厢，并对做母亲的嘱咐道：“劳驾，帮助照顾一下。”

当母亲的“唉”了一声，赶忙将那姑娘牵了过去：“别怕，先把扣子

系上。”

彭勃漫不经心地将剩下的半瓶啤酒一点一点倒在地下，倒完后向空中一抛，再接时瓶嘴攥在手中。

“你敢砸我们一下，另一个也能捅死你。”

“识相的躲远一点，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老子不管什么水，谁敢撒野，我就不客气。”

听到彭勃这铮铮有力的警告，见到他胸有成竹的样子，那俩痞子先自胆怯了几分。

“别逼我们，我们可不想血流成河。”

“那好，我不逼你们，先逼逼我自己。”

彭勃说完将酒瓶子“啪”地一声砸向自己脑袋，酒瓶子粉碎，手里这时只攥着利刃一般的酒瓶脖子。

“嗨呦，爷们儿，敢情您刀枪不入。”

“他有功夫，真他妈倒霉透了。”

“爷们儿，您饶了我们哥儿俩吧。”

那俩屁蛋几乎是跪着将刀送给彭勃。车厢里唾骂声不绝于耳，那少女干脆跑出来捧着彭勃的头检验一番。当她确认彭勃没有受伤时，竟激动得像小孩子一样扑在彭勃身上，清脆地喊了一声“哥”，然后大哭起来。列车员也不知什么时候钻出来维持秩序。

“都是同胞，大家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列车员说起来一套一套，这场面不知经过多少次。

“爷们儿，大师，您看怎么从轻发落我俩。”

“对，对对，就当我俩是个屁，放了吧。”

彭勃将他俩递过来的刀用眼睛量了一下，一手抓着刀把，把刀尖放在车窗的木台上，用手掌一劈，刀子立时两断。

“从现在起，到莫斯科，只许你俩在吃饭时出来。否则，看见你俩我就让你们像这刀子一样。”

“是，是是，一定不出来。”满脸横肉那家伙第一个尿了，鸡啄米似

的不住点头。

“……那，上厕所呢？”稍微文静点的那个还讨价还价。

彭勃差点没乐出来：“废话，还能让你们憋死。一个一个去上，不许俩人同时行动。”

“大师，谢谢。”满脸横肉的家伙逃此一劫，万分感激，一个劲儿地称谢。

“老哥儿，这两天要是用着我俩的地方，只管言语。”文静点的还巴结上了。

彭勃本想发作，一琢磨备不住还真用得上他们，才网开一面：“这还差不多。”

二、英雄与美人

列车还没到乌兰巴托，彭勃已经和包厢内外的几个人混熟了。对过上铺的小女孩甚至叫他干爹了。

“叔叔，你真棒。”

“你这么认为？”

“我妈说的。”

“京京！”当母亲的打了一下失了嘴的女儿，脸上腾地一下通红。女人的秘密让别人知道了，但她何尝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所以那一下击打就有些像甜蜜的抚慰。

彭勃的目光迅速地在那母亲脸上扫了一下，为了不使气氛尴尬，继续逗那女儿。

“叔叔棒吗？”

“棒。”

“那光叫叔叔就行了？”彭勃的意思是叫棒叔叔之类。

“那我……管你叫什么？”京京翻动着漂亮的大眼睛，傻里傻气地思考，“管你叫爸爸？不对呀，我有……”

“京京！”当妈妈的又制止了女儿，这回轮到她扫彭勃一眼，扫的时候脸上早已绯红，急忙解释给女儿听，然而，为了掩饰自己，解释出来的也是乱七八糟，“怎么能叫爸爸呢？要叫，也只能叫干爹呀。”

得，引出一位干女儿。仔细看那京京，细长身条，修长的双腿，长圆脸，白得像只水晶梨，活生生可爱到家；再看那母亲，也是高挑身材，长圆脸，跟京京一个模子刻出来一样，只不过成熟了两圈而已。这样两代丽人，怎么可以在这趟混乱的列车上独行？要是没有自己，那两个流氓会不会侵犯这母女俩也未可知。

“京京，过来，到这儿来。”彭勃拍了拍身旁的床铺。

京京摆脱了母亲，在堆着比下铺还高的什物上一滚，就轱辘到彭勃这边来。彭勃就势将赵薇给自己买的可乐打开给京京喝。

“别，我这儿有。”当母亲的翻弄着。

“谁让……她叫我干爹哩。”彭勃不想光当一个名义上的监护人，要实实在在地做点什么，“我叫彭勃，出来前在北京一家报社当记者。你呢？”

“谭丽。”

“我应该管你叫大姐？”

“差不多吧，我三十四岁了。”

“比我还小两岁呢。”

“什么？”谭丽一下子愣住，上下仔细打量了彭勃，这回可不带任何掩饰地说，“不像，太不像了。”

“你们母女俩这是……”

“我们是苏联侨民。”

“明白了，如果我没猜错，你父亲是苏联专家，50年代你母亲和你父亲去了苏联。”

“我姑父。我姑父是苏联专家，我姑嫁给他去了苏联。现在姑父死了，姑身边没人，就把我过继给她。已经三年，这回到大连探望丈夫和家里人。顺便做点生意。”

“家在莫斯科？”

“嗯。”

快到吃中午饭的时候，包厢内四个人已经像一家子人一样盘腿坐在铺位上一边聊天一边嗑瓜子之类的食物。彭勃对谭丽母女俩的了解已经不少了。她姑妈见她父母都不在人世，自己又孤独，就把她俩过继到苏联。谭丽目前跑两国的贸易，丈夫在东北，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听语气彭勃隐约感到谭丽对丈夫不太满意，甚至矛盾挺深，似乎是她在国内期间丈夫就和女秘书有什么瓜葛，这会儿人又在国外，丈夫不定怎么肆无忌惮。最让谭丽嗤之以鼻的是丈夫的生意做得很不得力，对她和家里没有什么帮助。这点彭勃很容易理解，现今做生意本来就难，何况一位花花公子，几天就得蚀本。老樊的情况更加简单一些，他去德国所谓的讲学半年。英语一点也不灵，甭说德语了。谁让他有一位得意学生，在德国给他搞了一张学者访问的邀请，一个月一千二百马克的收入，就挤对得老樊准备用中文跟人家交流。说到这里，老樊自己也笑，承认这纯属一种旅游，到那边有几次交流和座谈，全仗着弟子给翻译。完后老樊问彭勃外语水平怎么样，彭勃说只学了两三个月德语，且学得又不认真，英语也不过就是几句，忘得差不多了，老樊差点没背过气去。

“我就指望路上物色一位能说外语的人帮我找到学生，只要到达姆施塔特就行。”

“蒙着来吧，跟着感觉走。车到山前必有路。”彭勃倒是不以为然，“人生道路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还没谈谈你呢。”谭丽终于憋不住问。

彭勃就简单陈述了自己是一家二流报纸的记者，十年前还叫个职业，这几年身边的弟兄们都发了，别人发自己就找不到感觉。于是

服装生意也倒过，小饭馆也开过，但都没做起来。这回出国就是为了另辟蹊径，看看是否有发展。他的理论，做买卖就像搭公共汽车，座位早就让人家占满了，你上去之后就只有站着，多累。听说国外的汽车常有位置，就想办法搭一搭。他说得很轻松，内心里的焦急感、沉重感没有暴露出来。为了出国，连婚都离了，这次是自己不惑之年以前的人生道路上拼搏的最后一次机会。然而他嘴上说得轻松，他知道自己是在玩世不恭。

正当彭勃津津乐道大侃人生道理时，他曾救过的那位姑娘敲门进来了，并申请着问：“我可以进来坐坐吗？”

“当然。”彭勃挪了挪身子，让她坐在旁边。

“大哥，我还没来得及好好感谢你呢。”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他们没有再找你麻烦？”

“没一有。”姑娘把没字拉得很长，还忍不住笑了出来，“刚才看见那个满脸横肉的家伙，打老远就说自己上厕所去，生怕我吃了他一样。”

姑娘笑的时候很纯真，让任何人都毫不怀疑她是初入社会，肯定是刚出学校大门的大学生。彭勃趁机研究了一下她，近乎雪白的鸭蛋脸，似乎还残留着一股稚气，但身体已经完全发育了，和成年一样丰满，于是浑身上下洋溢着一种朝气，从勃发的胸到纤细的腰，体现着大自然赋予她格外多的生命意义。彭勃几乎是在一瞬间将自己的目光从她身上拔出来，他觉得像自己这样饱经风霜的几乎让社会淘汰了的人来说，多看人家一眼就是某种褻渎。

“姑娘，你叫什么，去哪个国家？”谭丽不失时机地问，她知道在座的所有人都了解她的愿望。

“我叫徐颖，嘻嘻，很俗的名字。去巴黎商学院读书。”徐颖的声音真好听，简直是在唱，还娇气地往彭勃身边靠了靠。

“这么说，咱们几位一直要到法兰克福才分手了？”老樊做了一个把彭勃和自己还有她归拢一起的动作。

“怎么，你俩去德国？”

“没错。”老樊不等彭勃回答便越俎代庖。

“那太好了，我的路线是莫斯科，波兰华沙，东德，哦，现在是叫联邦德国了，肯定经过法兰克福，最后是巴黎。”

也许徐颖蓦然间感到自己太迎合彭勃他们的期望，脸腾地一下子红起来，那种骤然间颜色上的变化，决不是二十岁以上人能够出现的。她知道自己此刻无论怎样掩饰，都不可能将自己羞赧的表情抹杀掉。无可奈何之下，她不由自主地提供给大家一个欣赏自己的机会。

“她真漂亮。”

谭丽不知是冲谁说着，但大家都知道对彭勃说的意义更大。她的语气里很复杂，既有对徐颖的赞许，也包涵对自己逝去年华的惋惜。

“你们想过了吗？”徐颖赶忙将话题岔开，很认真地提示着，“咱们到莫斯科的吃、住、买票问题。”

“一切包在我身上。”

谭丽拍着胸脯，但她也不好意思，很显然，有彭勃在场，她才会有如此的豪言壮语。

包厢里一阵欢呼，徐颖激动得身体上下直颠腾，冲着谭丽说：“我们同学说了，我命好，准能遇上贵人。”

“那么谁是贵人？”谭丽反问道。

徐颖的脸腾地一下又红了。这时，谁也不会怀疑，她与彭勃之间决不会只是旅伴的关系，会有更多的事情发生。

说着，门被很有礼貌地敲开，那两个痞子探进头来央求着彭勃：“哥，乌兰巴托就到了，我们能下车卖点东西吗？您有什么要求，我们可以帮忙。”

彭勃略想了一下，拎起赵薇给买的两瓶二锅头，说：

“把它们出手了吧，还能换来两顿饭吃。”